

~我也要玩~

叩叩幾聲……，門口的聲響，每天總要敲上好幾回。我應著：「請進。」那是我的研究室，我想叫它辦公室。說它是研究室，總覺得有些沉重，因為似乎得發明、發現出啥新鮮玩意。然做了多年的研究，終究仍是「騙吃、騙吃」（台語）罷了。是有些研究報告出爐，是有些成果發表，是有幾篇文章在國際刊物刊載。在那週期性的日子裡，巡迴演出。雖如此卻也覺得沒啥驚人之舉，震世之驚的著作，研究值得大肆宣揚、宣揚國威。既如此，不妨就叫做辦公室吧！那就是工作的地方，離開居家，在另外一個地方待下來，在生存遊戲裡，得掙一點生活費的地方。嗯，如此解釋下來，似乎也覺得有點心安理得呢！

照舊地，叩叩聲響，學生進來了。坐了沙發，我推了移動式咖啡吧台過來，要學生丟個骰子，決定今天要喝啥種咖啡，是要「虹吸管」式咖啡，還是「比利時壺」式咖啡，亦或「自動式」式沖泡咖啡。無論作「研究」，聊「是非」，斷「未來」，在咖啡的沖煮裡，讓所有氣氛 cool down，舒緩下來，曾幾何時，參透了一件事……。Coffee time，亦或是 tea time，原來不是閒來無事、虛度光陰、奢侈的代言。而可以是思緒交流前的一種謀合催化劑，悄悄地消磨了對話前的稜線，一切變得平圓而容易契合了。

今天談啥麼？對著沙發的 Via，剛好有些想法，引到了慾念的議題裡。常聽著周遭人們講著「隨遇而安」、「知足常樂」、「平安就好」。然事實上，「平安」後，就希望多一點「津貼」，讓生活好一點；接下來，能否有更好的「卡位」，拉拔些身份地位；然後再然後…，那是人們相處、互動裡，所受刺激所引發的慾望。在一處公園裡，我正與家裡的老二小子打著羽球，一個小朋友在遠處佇立了好一陣子，一直在看著我們的嬉玩。慢慢地，腳步不自覺地移動到我們身旁，近近地靠過來說：「我也要玩。」我正想著，如果我沒有玩它，那小朋友就不會飄移過來。我也想著，如果他也正與著他的伙伴玩著羽球，那麼就沒有這一幕，說著：「我也要玩。」

我也「猜想」，若他在不遠處玩著打水戰遊戲時，我的小孩可能拋棄他的老爸，陣前反叛、投奔他處，說著：「我也要玩。」我喜歡說著童心的真純，反應這人世間那埋在心中慾望的原形。數學世界裡，對於未知的可能「事實」有著「猜想」的論點。依著此，「我也要玩」，該不只在球場的這一幕，該也是這個社會、人性需求的「同構」(homomorphism)縮影。是否可以在數學的證明裡，有著邏輯的推衍，當「猜想」轉進成「事實」；觀察裡的「我也要玩」與「慾望」可否因此得以劃上等價的符號，該是值得玩味的！

~秋風/王旭正~